

香港之秋

一九七七年



追憶徐誠斌主教

有些和我關係極深的人逝世，我從來沒有寫文章追悼，知道這個情形的朋友會奇怪，何以我會如此愜置。這有兩個原因：一是我和逝者太親，想起來禁不住傷心欲絕，何必再受一次利刃穿心的罪呢？二是提起來不免說到自己和死者的關係，稱讚他們，往往成了變相的自我表揚。不管怎樣措詞，都沒有辦法把自己撇開。

徐誠斌主教逝世已經四年有餘，我在他手下做過事，也可以說和他極熟，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寫過紀念他的文章，多少和上面說的兩個原因有關。現在最難堪的哀痛已經過去了。早些時從友人處借來他的遺物和他去世時報刊上追悼的文字，看了勾起好些往事，有的想要寫下來。

我沒有受多少學校教育，但有一科似乎受的教育比學校的還好，這就是翻譯。我在「公教報」三年期間，每天要譯三幾千字的稿，主教（那時還是神父）常常叫我去，把譯錯、譯得不好的地方指出來。他教過多年書，每改我的錯都講給我聽，

我想他講得再好也沒有了。他對中文的文法和修辭有特別的研究，常常注意到好些別人忽略的地方，雖然他並不以中文擅長著稱。我講這種事，就有標榜之嫌，不過他教的人很多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我結識主教是很偶然的，第一次是在友人宋悌芬兄家裏碰見，那時他還沒有修道。後來他做了神父，叫我去幫他辦公教報，替他翻譯。以後三年他改我的譯稿，隻字都不放過。並不是特別要訓練我，而是他辦事認真不苟，一點不肯將就。他是真能消化英文的譯家，我自信沒有一個學翻譯的人有過這樣好的老師，細改他作業的。那時我已經寫了將近廿年的散文，出過三本集子，創作在「公教報」發表的却極少，因為他並不重視我的創作。只有要把外文改作，才叫我寫，其餘全是翻譯。不經他指定，我絕不自動寫文章，並不是爲了別處投稿可以賺稿費，而是怕寫的文章不夠他認可的水準。

他這種智慧高、文學修養深的人，好文章看得太多，所以自己也不想創作；看起時人的文章來，十篇有九篇不很中意。因爲我覺得像他這樣的人，很難是創作慾強的。倒是愚昧些的人會亂寫許多。

我一生認識的人也不少，其中當然有才學俱優之士，叫我欽佩萬分，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和徐主教比較聰明的。他除了廣東話沒有說好，什麼事一做就精，很快超過內行，這是認識他的人公認的。單說幾件事，我進了公教報不久，他就兼管公教進行社的事務，每天要看收支報告。他因為我做過多年會計，曾問我表上借貸二字的意思。說起借貸，有整本的書解釋，專家甚至著過借貸的哲學那樣高深的書。我不是專家，只儘自己所知，給他說了一下，他立刻就懂，再沒有問過第二次。

他後來又辦天主教印刷所，不多久算起生意上的帳來，清清楚楚，從業多年的人也不及他精明。他為香港教會的經濟用了很多心，理財是專業，連專家都會覺得頭痛的，他處理起來，却遊刃有餘。連駕駛汽車他都比別人高明，這是他的司機對別人說的。

這些小事太不足道，他修道是半路出家，但是因為書讀得多，頭腦比人強，結果神學、哲學（最深奧、最可怕的兩門）都獨有心得，老一輩的神父對他也存尊敬的心。他的英文之精，恐怕中國人裏不多，事實上許多受了高深教育的英國人、美國人寫的文章也經不起他評閱。他們的文章到了他手上，他就要大改特改，他們無

不心悅誠服。「他是牛津的啊！」他們會說。中國人講流利英文的極多，但是口吐珠璣，用字精確巧妙，極少的人可以及得上他。他只要開口，就有風趣，而且英文簡潔典雅。

他就是寫張便條，也叫人讀了又想讀。可惜散佚，沒有人收集，印它出來。我手頭沒有他的英文信，只記得有一次他出門，寫信給英文公教報 (Sunday Examiner) 的一位同事，大意說那邊天氣太美，可也不大好，叫人忘了正務，做起事來反不起勁了。總之寫得極其幽默。

主教身體不强壯，那麼瘦小，却有那麼多精力，做那麼多的事，頭腦裏有那麼多學問、見識，這是我覺得最希奇的事。他正犯了諸葛武侯的毛病，事必躬親，結果是「食少事繁，其能久乎？」他件件事親自動手，原因很簡單：別人做總不能叫他滿意，或者甚至就擱下來。記得有一次他叫秘書查一個卷，查來查去查不到，到底還是他提出該在那裏找，才找到。他笑笑說：「我還能靠你們幫忙嗎？」我想武侯當日大約也是如此吧。人有了這種求全的精神非有鐵打的身體不能生存。無怪他們的蠟燭比別人的熄得早些了。像武侯一樣，他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聽說最後的一年他心臟病已經很重，他還是絲毫不愛惜自己，日夜辛苦工作，幾乎是加速朝死路上走去。我不能斷定他是否存心如此，還是萬不得已。有一點我可以斷定，就是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英國詩人吉卜齡寫過一首詩，大意是個逃兵怕死，結果被處死刑，詩人說他這樣死好受些，因為眼睛是給蒙起來了的。人能夠看穿了生死也是福氣。

我上面說的是他的才學，其實他的德行應該細說才對。這也是千頭萬緒說不完的，而且大家都很清楚。我只想簡略講幾點。第一、他是正人，是位真正的司鐸，品行高潔。第二、他為教會、為社會、為朋友，不知用了多少心力，幾乎捨了身，所受到的打擊不知多少，不知多重，任勞之外，還要任怨，以他的才學，本來可以安然享受人世的榮華，他却選了叫自己吃苦的路。這樣有才、有德的人本來可以做許多事情，但上主不要他多受累，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。不過我們怎麼能知道天意呢？天有天的安排。也許會對他說：「够了，你苦吃得太多了，回來吧。到你享福的時候了。」至於對我們，上主會說：「主教替你們力出够了，還不該休息嗎？」不去提中國天主教會、香港教會、甚至香港社會失掉了徐主教有什麼損失。拿

他生前的朋友來說，大家可不能像他自己那樣，把他的生死不當一回事。這個損失太大，幾乎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補償。我從前有什麼疑難總向他請教。甚至英文看不懂也去問他。（每次他從不多想，立即作答，清清楚楚，不含糊，沒有保留。我知道向他請教的不只我這樣淺薄的一人。）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時常會談到他，我們有時會忽然覺得，主教不在了。然後才發見，自己多不幸！